序記

柳州集 第八

廿五

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四

序

送從兄稱罷選歸江淮詩序

稱一本作偁韓曰史傳年表公從兄偁無見焉其曰從姪立貞元十一年中進士第者也

伯氏自淮湯從調淮陽陳州調選也孫于京師冬十月膢計不至攝袵而退孫曰攝袵謂斂衽也顧謂宗元曰昔吾祖士師張曰柳下惠爲士師生于衰周與道同波爲世儀表故直道而仕三黜不去孔氏稱之張曰直而于人焉往而不三黜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孟子積

之今吾遑遑末路寡偶希合進不知嚮退不知守所不敢折其志感其心遵祖訓也然而闕滫瀡之養（舊註滫瀡謂滑也孫曰禮內則堇荁枌榆免薧滫瀡以滑之註秦人溲曰滫齊人滑曰瀡○滫息有切瀡音髓）乏庚釜之畜（童曰論語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註六斗四升曰釜十六斗曰庾）逼迸無成（逼筆力切迸比諍切）東轅淮湖雖欲脫細故於胷中味道腴於吾端勉脩厥志懼不恒久（恒胡登切）子當慰我窮局之懷袪我行役之憤博之以文（劉曰論語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斐於詠歌吾非子之望將誰望爲宗元弄拒曰夫聞善不慕與聾瞶同見善不敬與昏瞽

同知善不言與閭者同則聞之先達久矣翔吾兄有柔儒之茂質恢曠之弘量敢無敬乎有述祖之美談安道之貞節敢無慕乎覩徽容而敎聞嘉話而慕敢無言乎言不稱德文不盡志適為累而已矣於是賦而序之繼其聲者列于左凡五十七首遂命從姪立編為後序終焉

送從弟謀歸江陵序

韓曰公高祖諱子夏徐州長史此文首云吾與謀由高祖王父而異其別盖自此然謀之父祖年表譜系皆闕無所稽焉

吾與謀由高祖王父而異謀少吾二歲往時在

長安居相邇也與謀皆甚少獨見謀在衆少言好經書心異之其後吾為京兆從事孫曰公為盩厔尉謀來舉進士復相得益知謀盛為文辭通外家書一再不勝濯祿養之綫棄去為廣州從事復佐邕州連得薦舉至御史後以智免歸家江陵有宅一區環之以桑有僮指三百有田五百畝樹之穀藝之麻童曰藝種也養有牲出有車無求於人日率諸弟具滑甘豐柔孫曰禮內則棗栗飴蜜以甘之堇荁枌榆免薧滫瀡以滑之視寒煖之宜其隟與隙同則讀書講古人所謂求其道之至者以相勵也過永州為吾

晉信次補註莊三年左氏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具道其所為者凡士人居家孝悌恭儉為吏祗肅出則信入則厚足其家不以非道進其身不以苟得時退則退尊老無井臼之勞安和而益壽兄弟衎衎以相友韓曰衎衎樂也究旱訓不謀食而食給不謀道而道顯則謀之去進士為從事於遠始也吾疑焉今也吾是焉別九歲而會於此視其貌益偉問其業益習叩其志益堅於虖吾宗不振久矣識者曰今之世猶有人焉吾謀之出處庸非所謂人歟或問管仲孔子曰人也謀鮮不試於管

仲其為道無悖亦可以有是名也抑又聞聖人之道學焉而必至謀之業良矣而又增焉志專矣而又若不足焉孔子之門不道管晏孫曰孟子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孟子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云云詩則謀之為人也人下一有志字其可度哉吾不智羈羅擯越楚閩六年孫曰謂永州時築室芟草為圃亭湘之西穿池可以漁種黍可以酒甘終為永州民又恨徒費祿食而無所答下媿農夫上慙王官退計往時咎過日夜反覆無一食而安於口乎於心若是者豈不以少好名譽嗜味得毒而

至於是耶孫曰國語單襄公謂魯成公曰高位寔疾顛厚味寔腊毒用是愈賢謀之去進士為從事以足其家終始孝悌令雖羨之豈復可得謀在南方有令名其所為目聞於人吾恐謀不幸又為吾之所悔者將已之而不能得可否何然謀以信厚少言蓄其志以周於事雖屢吾遊將不至乎吾之禍則謀何悔之有苟能是雖至於大富貴又何慓耶振吾宗者其惟望乎爾

送澥序

韓曰以新史年表考之柳氏自晉侍中景猷生二子耆純耆太守號西眷

嵩之子恭四傳而爲方輿公其下五子皆有傳焉純又別而爲二其子卓有子四人號東眷其六世孫懿三傳而至道茂八別為二而各有傳焉子厚書之裔也斥當作又一作〇澥音邂

人或言吾宗宜碩大有積德焉在高宗時並居尚書省二十二人孫曰身徽二年柳奭同平章事遭諸武以故衰耗唐曰奭爲武后所惡與愛州刺史尋殺之籍沒其家武氏敗猶不能興一無不能字非為尚書吏者閒十數歲乃一人永貞年吾與族兄登韓曰登字伯成芳之子並為禮部屬孫曰公爲禮部員外郎登爲膳部郎中吾黜而季父公綽更為刑部郎韓曰公綽字起之溫之子以吏部員外郎爲西川武元衡判官復入為吏部郎中則加

禰焉之觀宗中為文雅者炳炳然以十數仁義固其素也意者其復興乎一無其字自吾為僇人孫曰僇與戮同刑也居南鄉後之頹然出者吾不見之也其在道路幸而過余者獨得澥澥質厚不諂敦朴有裕若器焉必隆然大而後可以有受擇所以入之者而已矣其文蓄積甚富婚慕甚正若牆焉必基之廣而後可以有蔽擇其所以出之者而已矣勤聖人之道輔以孝悌復嚮時之美吾於澥焉是望汝往哉見諸宗人為我謝而勉焉無若大山之麓止而不得升也其唯川之不已

乎吾去子終老於夷矣

送內弟盧遵遊桂州序

（韓曰昌黎銘公墓云舅弟盧遵涿人性謹順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逮其死不去夫觀公此序信然矣）

外氏之世德存乎古史揚乎人言其敦大朴厚尤異乎他族由遵而上五世為大儒兄弟三人咸為帝者師（孫曰盧植涿人後漢為尚書植子毓魏司空毓子珽晉侍中珽子志中書監志子諶司空從事中郎四代有傳諶子偃偃子邈邈曾孫諶諶三子景裕辯光皆為帝者師號帝師旁景裕魏國子博士齊文襄帝師辯西魏侍中尚書令周武帝師光[illegible]侍中學依大五裴帝師許見元和姓纂）其風之流者皆好學而資重

遵余弟也（齊曰遵公舅之子　本第下有子字非）一廣而不肆巽而
不懾孝敬忠信之道拳拳然（童曰禮記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未嘗去乎其中蓋由其中出者也浸潤以
詩易動搖以文采以余棄于南服來從余居五
年矣未嘗見其行有悖乎義（悖音佩讀以詞文）言有異
乎行者則余之棄也適累斯人焉以愛余而慰
其憂忌故不爲京師遊以取名當世以挂之邇
也而中丞之道光大（孫曰睦御史中丞裴行立為桂管觀察使）多容
賢者故洋洋焉樂附而趨以出其中之有夫如
是則宜奮翼鱗乘風波以遊乎無倪往哉其蘄

欺陵也

予是行也

送袁弟呂讓將仕進序

孫曰呂謂字君載河中人貞元中爲湖南觀察使四子温恭儉讓

吾觀古豪賢士能知生人艱飢羸寒蒙難抵暴捽抑無告韓曰說文捽持頭髮也昨沒切以吁而憐者吁一本作呼皆飽窮厄恒孤危詭詭怍忡詭音拾怍敕中切東西南北無所歸然後至于此也今有呂氏子名讓生而食肉散粱稻欺紈穀幼專靖不好遊不踐郊牧坰野孫曰爾雅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不目小民農夫耕築之倦苦不耳呼怨而獨特

然憐天下之窮氓（韓曰說文氓田民也與甿同）坐而言未嘗不至焉此孰告之而孰示之耶積於中得於誠往而復咸在其內者也彼告而後知示而後哀由外以鑠已（鑠式灼切）因物以激志者也中之積誠之得其為賢也莫尚焉呂氏子得賢人之上資增以嗜儒書多文辭上下今古左程右準以為直道（童曰程式也直一作其）其於遠且大若稼而穀圃而蔬不丐買而有也今來言曰道不可特出功不可徒成必由仕以登假辭以通然後及乎物也吾將通其辭干於仕庶施吾道願一吷其可不

可於子何如余曰志存焉存作好本學不至焉不可也學存焉辭不至焉不可也辭存焉時不至焉不可也今以子之志且學而文之又當主上興太平賢士大夫爲宰相卿士吾子以其道從容以行由於下達於上旁施其事業若健者之外挧舉足愈多身愈高人愈仰之耳道不誤矣勤而不忘斯可也怠而忘斯不可也捨是吾無以爲決子其行焉孫曰元和十年讓中第

陪永州崔使君遊讌南池序

韓曰使君崔敏也刺永而卒公嘗誌其墓及以本郡之有云某等咸以序

侯謫茲炎方公垂意和枯槁以光鳴鑾適野汎鷁泝湘廣筵命樂華燭飛觴此序意同

零陵城南環以羣山延以林麓（孫曰麓山足也）其崖谷
之委會（孫曰委會水聚處）則泓然為池（韓曰泓烏宏切下深貌）灣
然為溪（韓曰灣烏還切也水曲）其上多楓柟竹箭（柟即楠字）哀
鳴之禽其下多芡芰蒲藻騰波之魚（童曰芡雞頭芰小荷
蒲藻芙蓉○芡音儉芰音騎藻音渠）韜涵太虛澹灩里閭（舊註澹灩搖動
也○澹音淡灩音豔）誠游觀之佳麗者已崔公既來（孫曰元和
中以御史中丞崔公爲永州刺史）其政寬以肆其風和以廉既
樂其人又樂其身于暮之春徵賢合姻登舟于

理當作治

茲水之津連山倒垂萬象在下浮空泛景蕩若無外横碧落以中貫陵太虛而徑度羽觴飛翔匏竹激越（孫曰匏瓠也可以為笙）熙然而歌婆然而舞（童曰婆然舞貌）持頤而笑瞪目而倨（童曰瞪目直視也直陵文證二切）不知日之將暮則於向之物者可謂無負矣昔之人知樂之不可常會之不可必也當歡而悲者有之況公之理行宜去受厚錫而席之賢者率皆在官蒙澤方將脫鱗介生羽翮夫豈趑趄湘中（趑千資切趄千余切）為顛頓客耶（顛頓即憔悴字）余既委廢於世恒得與是山水為伍而悼茲會不可再也故

爲文志之

愚溪詩序

韓曰公嘗與楊誨之書云方築愚溪東南爲室而此言立泉上爲堂溪亭島皆具序當作於書之後所謂入愚詩今逸之可惜也已

灌水之陽孫曰羅含湘中記有灌水有烝水皆注湘有溪焉東流入于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曰冉溪一曰木作爲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余以愚觸罪謫瀟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孫曰說苑齊桓公出獵入山谷中見一老公問曰是爲何谷對曰爲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今予家是溪

而名莫能定士之居者猶齗齗然孫曰孔子世家洙泗之間齗齗如也齗齗爭辯魚斤切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為愚溪愚溪之上買小丘為愚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為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為愚溝遂負土累石塞其隘為愚池愚池之東為愚堂其南為愚亭池之中為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余故咸以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樂五教切今是溪獨見辱於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灌溉又峻急多坻石孫曰坻小渚音遲與坻同大舟不

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興雲雨無以利世而適類於余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甯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為愚者也顏子終日不違如愚睿而為愚者也（張曰二事並見論語）皆不得為真愚今余遭有道而違於理悖於事故凡為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余得專而名焉溪雖莫利於世而善鑒萬類清瑩秀澈鏘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樂而不能去也余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

昏然而同歸超鴻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紀於溪石上

婁二十四秀才花下對酒唱和詩序

韓曰婁秀才名圖南公集有酬婁秀方病中見寄詩有酬婁秀才將之淮南見贈詩有送圖南遊淮南將入道序今又有此序

君子遭世之理則呻呼踴躍以求知於世而遯隱之志息焉於是感激憤悱思奮其志略以效於當世以形於文字以形一本作故形伸於歌詠是故有其具一本無其字而未得行其道者之為之也婁君志乎道而遭乎理之世其道宜行而其術未

用故為文而歌之有求知之辭以余嘗同志而偕未達故贈詩（故下一本有為字）以悼時之往也余既困辱不得預睹世之光明而幽乎楚越之間故合文士以申其致將俟夫木鐸（任曰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道路）以聞於金石大凡編辭於斯者皆太平之不遇人也

法華寺西亭夜飲賦詩序

（韓曰寺在永州）

余既謫永州以法華浮圖之西臨陂池丘陵大江連山其高可以上其遠可以望遂伐木為亭

孫曰公有兩亭記及詩以臨風雨觀物初而遊乎顥氣之始閒歲元克已由柱下史韓曰周藏書室史之名柱下也因以為官名老聃嘗為柱下史孫曰周秦皆有柱下史在殿柱之下因以為名此云由柱下御史也亦謫焉而來樂幾何以文從余者多筆焉是夜會茲亭者凡八人既醉克已欲志是會以貽于後咸命為詩而授余序昔趙孟至於鄭賦七子以觀鄭志韓曰左氏襄公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太叔二子石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於是子展賦草虫伯有賦鶉之賁賁子西賦黍苗之四章子產賦隰桑子太叔賦野有蔓草印段賦蟋蟀公孫段賦桑扈二子石即印段公孫段也克已其慕趙者歟卜子夏為

詩序使後世知風雅之道余其慕卜者歟誠使斯文也而傳于世庶乎其近於古矣

序飲

晏元獻本題曰序飲序晏集二篇古本或有或無

買小丘童曰即上云愚丘也一日鋤理二日洗滌遂置酒溪石上嚮之為記所謂牛馬之飲者韓曰鈷鉧潭西小丘記云其石之突怒偃蹇爭為奇怪者不可勝數其嶔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于溪離坐其背孫曰禮記離坐離立註云離兩也今此離坐與記不同實觴而流之接取以飲乃置監史而令曰孫曰詩賓之初筵既立之監或佐之史註立監以洗之又助以史使督酒當飲者舉籌之十寸者三

逆而投之能不洄于洑韓曰洄記文澓洄也洑伏流也○洄胡雷切洑房六切不止于坻不沈于底者過不飲過下一有孑字而洄而止而沈者飲如籌之數既或投之則旋眩滑汩眩熒絹切若舞若躍速者遲去者住者住一作留衆皆據石一有佐字注視歡抃以助其勢奐然而逝乃得無事於是或一飲或再飲客有婁生圖南者其投之也一洄一止一沈獨三飲衆乃大笑驩甚黄曰婁生未必拙衆人未必巧或飲或否飲皆溪流下可必而人事有幸不幸也士有操名官之籌以角勝負於世途之風波者其爲幸不幸又可勝計耶余病痞部鄙切腹内結痛云鄙圮走三音不能食酒孫曰漢于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註云食

酒者謂能多飲費盡身酒術云食言恐至是醉焉遂損益其令以
窮日夜而不知歸吾聞昔之飲酒者有揖讓酬
酢百拜以為禮者有叫號屢舞劉曰詩或不知叫號又曰賓既
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僛僛如佛如羹以為極者劉曰詩文王曰
咨咨汝殷商如蜩如螗如沸如羹有裸裎袒裼以為達者補注孟子
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公憲蓋謂嵇阮之類也〇裸魯果切裎音呈袒裼音但錫
有資絲竹金石之樂以為和者有以促數糺逖
而為窓者數音朔今則舉異是焉故捨百拜而禮
無叫號而極不袒裼而達非金石而和去糺逖
而窓簡而同肆而恭衎衎而從容於以合山水

之樂成君子之心宜也作序飲以貽後之人

序碁

房生直温與予二弟遊（韓國公一生 宗立宗）皆好學予病其確也思所以休息之者得木局隆其中而規焉其下方以直置碁二十有四（孫曰西京雜記漢元帝好蹵踘爲勞求相類而不勞者遂爲彈碁之戲今人罕爲之有譜一卷盡傳人所爲其局方二尺中心高如覆盂其巔爲小壺四角微隆起李商隱詩云王作彈碁局中心最不平謂其中高也已樂天詩云彈碁局上事最妙是長斜今譜手是有此法予傳序碁用二十四碁亦即此戲也）貴者半賤者半貴曰上賤曰下咸自第一至十二下者二乃敵一用朱墨以別焉房於是取二

毫如其第書之既而抵戲者二人則視其賤者而賤之貴者而貴之其使之暨觸也必先賤者不得已而使貴者則皆懼焉惛焉亦鮮克以中其獲也得朱焉則若有餘得墨焉則若不足含諦睨之以思其始則皆類也房子一書之而輕重若是適近其手而先焉非能擇其善而朱之否而墨之也然而上焉而上下焉而下貴焉而貴賤焉而賤其易彼而敬此或易切以遂以遠焉然則若世之所以貴賤人者有異房之貴賤茲甚者歟無亦近而先之耳有果能擇其善否者歟

其敬而易者亦從而動心矣有敢議其善否者歟其得於貴者有不氣揚而志蕩者歟一本作方氣不揚而志不蕩者歟其得於賤者有不貌慢而心肆者歟其所謂貴者有敢輕而使之者歟所謂賤者有敢避其使之擊觸者歟彼朱而墨者相去千萬不啻有敢以二敵其一者歟余墨者徒也觀其貌與心有似甚者故敘

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四

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五

序隱遁道儒釋

陵助教蓬屋題詩序

孫曰陵助教士樊蘇州吳人

儒有蓬戶甕牖而自立者童曰禮記儒有華門圭竇蓬戶甕牖河間陵士樊孫曰士樊系出河間窮封六籍皆有著述而左邃春秋為儒官守道端莊植志不回童曰回邪也在京師十二年家本吳也欲歸而不可得遂構蓬室以備揖讓之位棟宇簡易僅除風雨韓曰詩風雨攸除除去也直慮切蓋大江之南其舊俗也由是不出環

堵韓曰禮記儒有一畝之宮環堵之室方丈曰堵坐入吳甸包山震澤孫曰震澤中有包山包山亦曰椒山即春秋所謂夫椒是也震澤亦曰具區即今之太湖是也在吳縣南若在牖外所謂求仁而得斯固然歟孫曰論語求仁而得仁與夫南音越吟孫曰成八年左氏晉人以楚大夫鍾儀歸囚諸軍府九年晉侯使與之琴操南音史記越人莊舄仕楚而病楚王曰舄越之鄙細人也今仕執圭亦思越否中期曰彼思越則越聲不思則楚聲使人聽之猶越聲也慕望而不獲者異日道也夫厚人倫懷舊俗孫曰詩序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又曰國史吟咏情性以諷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固六義之本補註詩序詩有六義焉羣公是以有發德之什書在屋壁余敘而引之

送韓豐羣公詩後序

孫曰蕲州刺史韓某子三人愼豐泰恃爲溫縣主簿公有誌豐字茂實泰字安平此送之茂實也

春秋時晉有叔向者韓曰晉大夫羊舌職之子曰赤字叔向一字叔譽伯華之弟也垂聲邁烈顯白當世而其兄銅鞮伯華韓曰魯襄公三年伯華爲銅鞮大夫代其父爲中軍尉家語孔子問處數曰向使銅鞮伯華無死天下其有定矣春秋註銅鞮晉别縣在上黨○鞮音題匿德藏光退居保和士大夫其不與叔向游者罕知伯華矣然仲尼稱叔向曰遺直猶義孫曰昭十四年左氏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其親又曰殺親益榮猶義也夫左氏作猶義家語作由義又稱伯華曰

多聞內植孫曰家語其爲人之淵源也多聞而難誕內植足以沒其世蓋銅鞮伯華之行也進退兩尊榮於策書故羊舌氏之美至子今不廢宗元嘗與韓安平遇于上京孫曰貞元九年公中進士十一年泰中進士追用古道交於今世以是知吾兄矣兄字茂實敦朴而知變弘和而守節溫淳重厚與直道爲伍嘗又著書又字一作續文兩字言禮家之事條綜今古綜作弄切大備制量遺名居實澹泊如也澹音談他日嘗爲達者稱焉韓曰達上文意達者謂孔子也史記「吾聞聖人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與在吾儕乎則韓氏之美亦將焜燿於後矣焜胡本切燿弋笑切今將浮

游淮湖觀藝諸侯凡知兄者咸出祖下外天水趙其一本作信東翰序事殷勤宣備詞旨甚當余謂春秋之道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杜預左傳序句本無先經以後經以六字大易之制序卦處末然則後序之設不為非經也於是編其餞詩若干篇紀于末簡以貺行李遂抗手而別元註云豐之季弟秦知名與余善

送婁圖南秀才遊淮南將入道序

僕未冠求進士孫曰貞元六年公求進士年十八故曰未冠聞婁君名甚熟其所為歌詩傳詠都中通數經及羣言

當時爲文章若崔比部韓曰崔鵬字元翰貞元六年自知制誥罷爲比部郎中于衛尉唐曰于邵字相門相與稱其文衆皆曰納言曾孫也韓曰婁師德武后時以撫定河北進納言世稱爲長者而文有是咸推讓爲先登後十餘年僕自尚書郎謫來零陵韓曰永貞元年公自禮部員外郎貶永州司馬零陵永州覲婁君童曰謚文覲過見也猶爲白衣居無室宇出無僮御僕滌異而訊之乃曰今夫取科者交貴勢倚親戚合則插羽翮生風濤沛焉而有餘吾無有也不則饜飫食馳堅良孫曰堅車良馬以徽于朋徒相貸爲資韓曰貸音茷愽易也或作貿相易爲名有不諾者以氣排之吾無

有也不則多觔力善造請朝夕函折於恒人之前走高門邀大車矯笑而偽言卑陬而姁媮補註姁媮美也○姁虛友吁句二切媮音俞偷一旦之容以售其伎吾無有也自度牟不能堪其勞故舍之而遊適湖江出豫章至南海補註今洪州即豫章今廣州即南海也復由桂而下也少好道士言餌藥為壽未盡其術故往且求之僕聞而愈疑往時覯得進士者不必若婁君之言又不能類婁君之文學不能一作少能又無納言之大德以為之祖無比部衛尉以為之知而升名者百數十人今婁君非不足也顧不樂

而遁耳因為余留三年他日又曰吾所以求於
心者未克今其行也余既異其遁於名而又德
其久留於我也故為之言夫君子之出以行道
也其憂以獨善其身也今天下理平主上亟下
求士之詔亟去吏切婁君智可以任職用事文可以
宣風歌德行於世必有合其道而進薦人者還
而為憂士吾以為非時將曰老而就休耶則甚
少且銳羸而自養耶則甚碩且武問其所以憂
咸無名焉若苟焉以圖壽為道又非吾之所謂
道也夫形軀之寓於土非吾能私之幸而好求

堯舜孔子之志唯恐不得幸而遇行堯舜孔子之道唯恐不慊若是而壽可也求之而得行之而慊韓曰說文慊不滿也又愜也苦簟切雖夭其誰悲今將以呼噓為食吅嚼為神無事為閑不死為生則深山之木石大澤之龜蛇皆老而久其於道何如也僕嘗學於儒持之不得以涵於是以出則窮以處則乖其不宜言道也審矣以吾子見私於僕而又重其去故竊言而書之而密授焉

送易師楊君序

韓曰楊君不詳其名序之作亦未卅時也

世之學易者率不能窮究師說本承孔氏而妄意乎物表爭伉乎理外（舊註伉敵也苦浪切一作能）務新以為名縱辯以為高離其原振其末故羲文周孔之奧誑冒混亂人罕由而通焉不違古師以人道妙若弘農楊君者鮮矣御史中丞崔公（韓曰時崔能為永州刺史）博而守儒達而好禮故楊君之來也館于燕堂饋以侍食（以一作之）日合邦之學者論說辯問貫穿上下（孫曰漢書司馬遷貫穿上下數千載間○穿去聲）揮散而咸同幽明而大明言若誕而不乖於聖理若肆而不失於正不為他奇以立名氏姑務達其肯

而已古人謂駕孔子之說者孫曰揚子仲尼駕說者也不在諸儒乎如將復駕其所說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駕猶傳也揚君固其徒歟

宗元以為太學立儒官傳儒業宜求專而通新而一者以為胄子師劉曰書命夔典樂敎胄子昔嘗遊焉而未得其人今天下外多賢連帥方伯朝廷立槐棘之下韓曰周禮秋官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皆用儒先生孫曰先猶言先生也漢有鄧先而揚君之道未列於博士則誰咎歟無乃隱其聲含其義以自窮歟夫以退讓自窮於豐富之世以貽有位者羞是習易之說而廢其道也於將行

而問以言敢以變君之志

送徐從事北遊序

徐從事一本作徐生

讀詩禮春秋莫能言說其容貌充充然而聲名不聞傳於世豈天下廣大多儒而使然歟將晦其說諱其讀不使世得聞傳其名歟抑處於遠仕於遠不與通歟大邑豪傑角其伎而至於是歟不然無顯者為之倡以振動其聲歟今之世不能多儒可以蓋生者觀生亦非晦諱其說讀者然則餘二者為之決矣生北遊必至通都大

邑通都大邑必有顯者由是其果聞傳於世歟苟聞傳必得位得位而以詩禮春秋之道施於事及於物思不負孔子之筆舌能如是然後可以為儒儒可以說讀為哉

送詩人廖有方序 韓曰公嘗有答貢士廖有方論文書云今不自料而序秀才即謂此也補註公此序與昌黎送廖道士序大意一同

交州多南金珠璣瑇瑁象犀 韓曰交州在廣之南唐時隸安南通天竺道南海番禺合濱交趾皆其所屬郡也金出於南者為良故稱南金童曰說文珠不圓者為璣孫曰異物志云瑇瑁如龜生南海大者如蘧篨背上有鱗鱗大如扇有文章將作器則煑

其鱗如染皮○璣音幾瑇音代瑁音昧 其產皆奇怪至於草木亦殊異吾嘗怪陽德之炳耀獨發於紛葩瓌麗孫日 紛葩謂草木說文葩華也瓌麗謂南金珠璣之類麗美也○葩披巴切瓌姑回切 而罕鍾乎人章曰鍾當也 今廖生剛健重厚孝悌信讓以質乎中而文乎外中一作內 為唐詩有大雅之道夫固鍾於陽德者耶是世之所罕也今之世恒人其於紛葩瓌麗則凡知貴之矣其亦有貴廖生者耶果能是則吾不謂之恒人也實亦世之所罕也

韓曰昌黎集有贈元十八協律詩云吾友柳子厚其人藝且賢吾未識子時已覽贈子篇公嘗有送浩初序云退之寓書罪余見送元生序不斥浮圖即謂此序也元十八未詳其名唯白樂天遊大林寺序有河南元集虛者疑即其人也

太史公嘗言世之學孔氏者則黜老子學老子者則黜孔氏道不同不相為謀孫曰史記老子傳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者豈謂是耶余觀老子亦孔氏之異流也不得以相抗又況揚墨申商補註揚朱墨翟申不害商鞅也刑名縱橫之說童曰漢藝文志九流有刑名縱横家其迭相訾毀抵牾而不合者可勝言耶然皆有以

佐世太史公沒其後有釋氏固學者之所怪駭舛逆其尤者也今有河南元生者其人閎曠而質直物無以挫其志其為學恢愽而貫統數無以蹤其道一有而字蹤音賁悉取向之所以異者通而同之搜擇融液與道大適咸併其所長而黜其奇衺𥳑日奇衺不正也衺與邪同要之與孔子同道皆有以會其趣而其器足以守之其氣足以行之不以是道求合於世常有意乎古之守雌者韓日老聃云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為天下谷守雌一本作存雌及至是邪以余道窮多憂而嘗好斯文留三旬有六日陳其

大方對以為諭余始得其為人今又將去余而南歷營道韓曰營道漢縣名屬零陵郡觀九疑韓曰郡國志營道南有九疑山山海經註云其山九谿皆相似故曰九疑也下離水韓曰漢武紀將軍出零陵下灕水註灕水出零陵灕漢書作離力支切窮南越以臨大海則吾未知其還也黃鵠一去青冥無極安得不馮豐隆孫曰豐隆雲師楚辭吾使豐隆乘雲兮是也○馮音憑愬蜚廉補註呂氏春秋曰蜚廉風伯名又張揖曰風伯字飛廉以寄聲於寥廓耶

送賈山人南遊序

賈景伯

傳所謂學以為己者張曰論語古之學者為己是果有其人

予吾長京師三十三年(韓日公生於代宗大曆八年至德宗貞元五年年十七舉進士九年登第十四年中博學宏詞科爲集賢正字十七年調藍田尉十九年拜監察御史二十一年順宗立遷禮部員外郎是爲三十三年)遊鄉黨入太學取禮部吏部科校集賢秘書出入去來凡所與言無非學者蓋不啻百數然而莫知所謂學而爲已者及見逐於尚書居永州(韓日憲宗即位公以附王叔文出爲邵州刺史十月貶永州司馬在永凡十載)刺柳州(韓日元和十年正月始召至京師三月復出爲柳州刺史)所見學者益希少常以爲今之世無是決也居數月長樂賈景伯來(景一作宣)與之言邃於經書博取諸史羣子昔之爲文章旹

貫統(畢作必)言未嘗談(董曰孟子談辭知其所蔽談險陂也)行未嘗
怪其居室愔然不欲出門(舊註愔靜也於今切)其見人偘
偘而肅(張曰偘偘和樂之貌)台之仕快然不喜導之還中
國視其意夷夏若均莫取其是非曰姑為道而
已爾若然者其實為已乎非已乎使吾取乎今
之世貫君果其人乎其足也則居其匱也則行
行不茍之(雖也)居不茍容以是之於今世其果逃
於匱乎吾名遂祿眡言見疵於世忝貫君何於
其之也即其身與之酒侑之以歌歌曰充乎已
之居或以匱乎已之廬或盈其廬孰匱孰充為

泰為窮君子烏乎取以寧其躬若君者之於道
而已爾世孰知其從容者耶

送方及師序

代之游民（孫曰游民閑民無職事者）學文章不能秀發者則
假浮圖之形以爲高其學浮圖不能愿愨者則
又託文章之流以爲放以故爲文章浮圖率皆
縱誕亂雜世亦寬而不誅今有方及師者獨不
然處其伍（孫曰伍曹伍也）介然不踰節交於物沖然不
苟狎遇達士述作手輒繕錄復習而不懈行其
法不以自怠至於踐青折萌沘席濯手雖小裁

戒未嘗肆其心是固異夫假託為者也彼道州劉連州文儒之擇也館焉而備其敬歌焉而致其辭韓曰薛道州伯高也劉連州禹錫也公有道州文宣王廟碑云河東薛公伯高由尚書刑部郎中為道州禹錫亦京迭借方及南謫柳員外詩序云予為連州居無何而方又至此戡中詩一篇以貺予其詞甚富望一歲觀其於結矩如敎益多之此序所以館焉而備其敬歌焉而致其聲蓋謂此也夫豈僨而濫歟余用是得不繫其說以告于他好事者

送文暢上人登五臺遂游河朔序

韓曰昌黎集有送浮屠文暢序云文暢喜為文章其周遊天下凡有所行必請於縉紳先生以求詠歌其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為

之詩然公之詩令無傳矣韓文有送文暢師北遊詩意與公此字同韓作

昔之桑門上首 韓曰桑門沙門也衷宋云沙門漢言息也蓋息意去欲而歸於無爲也東漢楚王英奉黄縑白紈請相國曰以贖愆罪詔報曰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

好與賢士大夫游晉宋以來有道林道安 韓曰文選字道林晉史王羲之傳會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孫綽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冠世並築室東土與羲之同好嘗與同宴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謝安傳安寓居會稽與王羲之及高陽許詢桑門支遁遊處出則漁弋山水入則言詠屬文無處世意習鑿齒傳時有桑門釋道安俊辯有高才自北至荊州與鑿齒初相見道安曰彌天釋道安鑿齒曰四海習鑿齒時人以爲佳對

遠法師休上人 韓曰遠法師東晉釋慧遠也住廬山廬山記云遠法師送陶元亮陸脩靜不覺過虎溪因相與大笑休上人宋桑門惠休姓湯氏宋

書謝靈運孫超宗隨父鳳廣元京求留選與惠從道人來往又文選有休上人詩與鮑昭明遠時相接尊明遠亦嘗府與之游從者其所與遊則謝安石王逸少
習鑿齒謝靈運鮑昭之徒解並見上皆時之選由是
真乘法印與儒典並用而人知嚮方今有釋文
暢者道源生知善根宿植深嗜法語飽甘露之
味服道江表蓋三十年謂王城雄都宜有大士
遂躡屣而西驅錫逾紀孫日紀十二年也而秦人蒙利
者甚衆補註秦謂長安雲代之間補註雲代二州名有靈山焉
韓日靈山即謂五臺也在代州屬河東道與竺乾鷲嶺韋日竺乾鷲嶺二山名藩
云竺張六切乾音虔西七又竺國鷲音就佛經靈鷲山乃佛聚徒說法處角立相望

而往解脱者番云解下懈切圓覺經云聲聞人具六神通得八解脱凢有所傳皆是妄想得脱其由名之解脱去去來回復如在步武則勤求秘寳作禮大聖非他地莫可故文捨伐西土振塵朔陲筏音伐陲音垂將欲與文殊之會與音預脱去羈累趨詣覺路吾徒不得而留也天官顧公孫曰貞元十八年顧少連爲吏部侍郎吏部乃天官也夏官韓公孫曰韓皐爲兵部侍郎廷尉鄭公吏部郎中楊公劉公一無劉公二字有安石之德逸少之高鑿齒之才皆厚於上人而襲其道風佇立瞻望孫曰詩佇立以泣懼往而不返也吾輩常希靈運明遠之文雅故詩而序之文從而

諭之曰今燕魏趙代之間天子分命重臣典司方岳辟用文儒之士以緣飾政令〔緣俞絹切〕服勤聖人之教尊禮浮圖之事者比比有焉〔比毗志薄必二切頻〕也上人之往也將統合儒釋宣滌疑滯然後蔑衣裓之贈〔舊註裓古得切衣裾也〕委財施之會不顧矣其來也盍亦徵其歌詩以焜耀迴躅〔躅廚玉切迴一作迴〕偉長德璉之述作〔孫曰偉長德璉以比燕趙魏幕僚也魏志云文帝為五官將山陽王粲字仲宣北海徐幹字偉長汝南應瑒字德璉並見友善〇璉音輦〕豈擅重乎祀哉庶欲竊觀風之職而知鄭重耳〔重一本作志鄭志出左傳襄公二十七年云賦詩不出鄭志〕

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

韓曰重巽居永州龍興寺公嘗有贈巽上人新茶詩又有題巽公院五詠

或問宗元曰悉矣子之得於巽上人也其道果何如哉對曰吾自幼好佛一作學佛求其道積三十年世之言者罕能通其說於零陵吾獨有得焉且佛之言吾不可得而聞之矣其存於世者獨遺其書不於其書而求之則無以得其言言且不可得况其意乎今是上人窮其書得其言論其意推而大之逾萬言而不煩總而括之立片

辭而不遺與夫世之析章句徵文字析與析同言至
虛之極則蕩而失守辯羣有之影舊註齊謂多為影胡可切
則泥而皆存者泥去聲其不以遠辛以吾所聞知
凡世之善言佛者於吳則惠誠師荊則海雲師
楚之南則重巽師師之言存則佛之道不遠矣
惠誠師已死今之言佛者加少其由儒而通者
鄭中書韓曰鄭中書不詳其人以時考之當是鄭細也舊史細傳憲宗即位遷中書舍人拜中書侍郎與杜黃裳同秉國政洎孟常州韓曰孟簡字幾道元和中拜諫議大夫以梗直出為常州刺史晚路殊躁急佞佛過甚為時所誚嘗與劉伯芻歸登蕭俛譯次梵音
中書見上人執經而師受且曰於中道吾得

以益達常州之言曰從佛法生得佛法分皆以師友命之今連帥中丞公（孫曰柳公綽拜御史中丞李吉甫當國出爲胡南觀察使）具舟來迎飾館而俟欲其道之行於遠也夫豈徒然哉以中丞公之直清嚴重中書之辯博常州之敏達且猶宗重其道況若吾之昧昧者乎夫衆人之和（好卧切）由大人之倡洞庭之南竟南海（竟一作競）其土汪汪也（土一作上）求道者之多半天下（一有而字）一唱而大行於遠者（一作焉）是行有之則和焉者將若居蟄之有雷不可止也（童曰月令仲春之月雷乃發聲始電蟄蟲咸動居一作羣）於是書以爲巽上人赴

中丞叔父名序

送僧浩初序

韓曰浩初龍安海禪師弟子也補註陳長方曰子厚作序皆平平惟送僧浩初一序真文章之法乃柳州時作

儒者韓退之與余善嘗病余嗜浮圖言訾余與浮圖遊孫曰訾毀也音紫近隴西李生礎自東都來孫曰礎爲湖南從事元和六年請告省其父東都退之又寓書罪余韓曰時退之官東都今韓集逸此書矣且曰見送元生序韓曰謂送元十八山人序不斥浮圖浮圖誠有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誠樂之其於性情奭然奭盛也不與孔子異道

退之好儒未能過揚子揚子之書於莊墨申韓皆有取焉孫曰揚子曰莊周蕩而不法墨晏儉而廢禮申韓險而無化是揚子嘗取之矣浮圖者反不及莊墨申韓之怪僻險賊耶曰以其夷也果不信道而斥焉以夷則將友惡來盜跖集註史記飛廉生惡來多力李奇註漢書云跖秦之大盜也而賤季札由余乎孫曰季札吳王闔廬之少子漢書雒陽傳曰秦用戎人由余而伯中國由余晉人也亡入戎能晉言非所謂去名求實者矣吾之所取者與易論語合雖聖人復生不可得而斥也退之所罪者其跡也曰髡而緇無夫婦父子不為耕農蠶桑而活乎人若是雖吾亦不樂也退之忿

其外而遺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也韞音醖吾
之所以嗜浮圖之言以此與其人游者非必能
通其言也且凡為其道者不愛官不爭能樂山
水而嗜閑安者為多吾病世之逐逐然唯印組
為務以相軋也絛曰組綬屬所以繫印○軋乙甲切則舍是其焉
從焉於虔切吾之好與浮圖遊以此今浩初閑其性
安其情讀其書通易論語唯山水之樂有文而
文之又父子咸為其道以養而居泊焉而無求
則其賢於為莊墨申韓之言而逐逐然唯印組
為務以相軋者其亦遠矣李生礎與浩初又善

今之往也以吾言示之因北人寓退之視何如也

黄曰繹敎戾於吾儒故退之力排之其序文暢也歎息當時諸公所序之詩不告以聖人之道而從舉浮屠之說至子厚序文暢則揑道其美且欲統合儒釋而一之序元暠序詰初亦無拒絕子厚不害爲忠恕也然有一說往於戰國者尊王道不得不嚴生暴秦之後言仁政者不得不切貞元元和此何等時以人主而惑西域之敎大臣和之當此之時扶吾道不得不堅嫉異端不得不甚此退之所以欲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導之庶幾大迷者小悟也子厚反因其徒而深與之其如抱薪救火何

送元暠南遊詩并引

劉禹錫

予策名二十年百慮而無一得然後知世所謂道無非畏途唯出世間法可盡心爾繇是

在席硯者多旁行四句之書備將迎者皆無
赤髭白足之侶深入智地靜通還源客塵觀
盡妙氣來宅內視胷中猶煎煉然開士元嵩
姓陶氏本丹陽居家世有人爵不藉其貧於
毗尼禪那極細牢之義於中後日習摠持之
門妙音奮迅願力昭答雅聞予事佛而亟來
相從或問師曠形之自對曰少失怙恃推棘
心以求上乘積四十年身羸老將至而不懈
始悲浚泉之有冽今痛防墓之未遷塗芻莫
備薪火恐滅諸相皆離此心長懸雖萬姓歸

佛盡為釋種如河入海無復水名然具一切智者豈遺百行求無量義者寧容斷思令聞南諸侯雅多大士思叩以營調而布其末光無容至前有足悲者予聞是說已力不足而悲有餘因為詩以送之庶幾踐霜露者聆之有惻詩曰

寶書翻譯學初成振錫如飛白足輕彭澤因家凡幾世靈山預會是前生傳燈已悟無為理濡露猶懷罔極情從此多逢大居士何人不解解珠纓

送元暠師序

補註序云元暠持劉禹錫詩引李令故附禹錫詩引于此篇前○暠古老切又音皓

中山劉禹錫明信人也不知人之實未嘗言言未嘗不讎（孫曰讎猶中也）元暠師居武陵（唐曰武陵鼎州）有年數矣與劉遊久且暱持其詩與引而來（韓曰劉夢得與公永貞元年同貶員外司馬劉鼎州公永州元暠時自鼎來永○暱音匿）余視之申其言勤勤其思其為知而言也信矣余觀近世之為釋者（一本無近字）或不知其道則去孝以為達遺情以貴虛今元暠衣粗而食菲（粗七胡切）病心

而墨氏以其先人之葬未返其土無他族屬以移其哀行求仁者以冀終其心勤而為逸遠而為近斯蓋釋之知道者歟釋之書有大報恩七篇（一本作十篇）咸言由孝而極其業世之蕩誕慢訑者（韓曰訑多言詑弋支切）雖為其道而好違其書於元暠師吾見其不違且與儒合也元暠為陶氏子（孫曰元暠本丹陽人）其上為通侯（孫曰通侯本徹侯避武帝諱改為通侯陶侃事晉封長沙郡公是為通侯也）為高士（孫曰侃曾孫潛東晉末棄官不仕）為儒先（一有生字一有賢字）資其儒（資一作見）故不敢忘孝跡其高故為釋承其侯故能與達者遊其來而從吾也觀其

為人益見劉之明且信故又與之言重叙其事

送琛上人南遊序

(韓曰序云琛自京師而來又南遊乎桂林桂林桂州也在永州作)

佛之跡去乎世久矣其留而存者佛之言也言之著者為經翼而成之者為論其流而來者(孫曰謂流入中國也)百不能一焉然而其道則備矣法之至莫尚乎般若經之大莫極乎涅槃(經一作道論云涅乃結切)(釋氏有涅槃經云昔佛示滅於雙林樹下入涅槃為摩耶夫人說法)世之上士將欲由是以入者非取乎經論則悖矣而今之言禪者有流盪舛誤(舛尺兗切)迭相師用妄取空語而

脫略方便顛倒真實以陷乎已而又陷乎人又有能言體而不及用者不知二者之不可斯須離也離之外矣是世之所大患也吾琛則不然觀經得般若之義讀論悅三觀之理潘云觀古玩切圓覺經云三種淨觀一云色受想乃觀此三空名之三觀晝夜服習而身行之有來求者則為講說從而化者皆知佛之為大法之為廣菩薩大士之為雄脩而行之者為空蕩而無之者為礙夫然則與夫增上慢者異矣異乎是而免斯名者吾無有也將以廣其道而被於遠故好遊自京師而來又南出乎桂林未

知其極也吾病世之傲逸者嗜乎彼而不求此故爲之言

送文郁師序

韓曰文郁師公之族序云挾海浙江獨行山水間蓋公時在永州而師來也

柳氏以文雅高於前代近歲頗乏其人百年間無爲書命者登禮部科數年乃一人後學小童以文儒自業者又益寡今有文郁師者讀孔氏書爲詩歌逾百篇其爲有意乎文儒事矣又遯而之釋背笈篋笈及業切負書箱也懷筆牘童曰說文牘書版也挾

海泝江獨行山水間倘倘然模狀物態倘音宵捜向隱隙韓曰隙阨塞也與隙同登高遠望悽愴超忽愴楚亮切遊其心以求勝語若有程督之者孫曰程謂法式也已則被緇苂孫曰緇苂衣如苂色也茹蕾芥志終其軀吾誠怪而譏焉對曰力不任奔競志不任煩拏潘云拏女加女居二切楚辭註優亂也苟以其所好行而求之而已爾終不可變化吾思當世以文儒取名聲為顯官入朝受憎娼詘黜摧伏不得守其土者十恒八九若師者其可詘而黜耶用是不復譏其行逐遊而自譏於其辭而去也則書以畀之

送玄舉歸幽泉寺序

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乎物外而耻制於世者則思入焉故有貌而不心名而異行剛狷以離偶狷古顯古縣二切紆舒以縱獨其狀類不一或有也字而皆童髮毀服以游於世其孰能知之今所謂玄舉者其視瞻容體未必盡思跡佛而持詩句以來求余夫豈耻制於世而有志乎物外者耶夫道獨而跡狎則怨志遠而形羈則泥幽泉山山之幽也閑其志而右其道以遯而樂足以去二患捨是又何為耶既曰為予來故於其去不

可以弔告也

送濬上人歸淮南覲省序

金僊氏之道蓋本於孝敬而後積以衆德歸於空無其敷演教戒於中國者離爲異門曰禪曰法曰律以誘掖迷濁世用宗奉其有脩整觀行尊嚴法容以儀範于後學者以爲持律之宗焉上人窮討秘義發明上乘奉威儀三千雖造次必備嘗以此道宣於江湖之人江湖之人旣其風而受其賜攀慈航望彼岸者蓋千百計天子聞之徵至闕下御大明秘殿以問焉導揚本教

頗甚稱吉京師士衆方且翹然仰大雲之澤以
莛德本而上人不勝顧復之思（孫曰詩顧我復我我顧旋視復反）
復退懷省侍之禮懇迫上乞遂無以奪由是杖
錫東顧振衣最征右司員外郎劉公深明世典
通達釋教與上人為方外遊始榮其至今惜其
去於是合郎署之友詩以餞之退使孺子埶簡
而序之（聿曰此與前送楊郎中使還汴州序稱童孺之意同）因繫其辭曰
上人專於律行恒久彌固其儀刑後學者歟誨
于生靈觸類蒙福其積衆德者歟覲于高堂視
遠如邇其本孝敬者歟若然者是將心歸空無

捨筏登地固何從而識之乎古之贈禮必以輕先重故鄭商之犒先乘韋（韓曰傳三十三年左氏秦人伐晉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註乘四也韋熟革也鄭商將獻牛於秦故以四韋先）魯侯之贈後吳鼎（韓曰魯襄公十九年左氏諸侯盟于督揚晉人報邾悼公以其伐我故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荀偃東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註壽夢吳子乘也獻鼎於魯因以為名古之獻物者必有以先今以璧馬為鼎之先）今餞詩之重皆衆吳鼎也（衆一作後）故乘韋之比得序而先之且曰由禮而不敢讓焉

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六

記　諸家註

監祭使壁記　註只本篇

禮檀弓曰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是必禮與敬皆足而後祭之義行焉周禮祭僕視祭祀有司百官之戒具誅其不敬者孫曰周禮祭僕掌受命于王以眡祭祀而警戒祭祀有司糾百官之戒具既祭帥羣有司而反命以王命勞之誅其不敬者戒具牲物漢以侍御史監祠韓曰漢百官志侍御史凡郊廟之祠及大朝會大封拜則一人監威儀有遺失則劾

奏之唐開元禮（韓曰明皇開元中張說以顯慶禮註前後不同宜加折衷以爲唐禮
乃詔蕭嵩等撰定號大唐開元禮）凡大祠若干中祠若干咸之
御史監視祠官有不如儀者以聞（韓曰舊史職官志監察御
史監祭祀則閱牲牢省器服不敬則劾祭官新史志云監察御史涖宴射習射及大祠中祠視
不如儀者以聞）其刻印移書則曰監祭使寶應中（童曰肅宗
上元二年改元寶應）尤異其禮更號祠祭使能復其初（孫曰
興元元年號監祭使）又制凡供祠之吏雖當齋戒得以決
罰由是禮與敬無不足者聖人之於祭祀非必
神之也蓋亦附之教焉事於天地示有尊也不
肅則無以教敬事於宗廟示廣孝也不肅則無

以教愛事於下功烈者示報德也（孫曰禮記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之不肅則無以勸善尺爾之道自法制始奉法守制由御史出者也故將有事焉則祠部上其日吏部上其官奉制書以來告然後頒于有司以謹百事太常修其禮光祿合其物（孫曰唐六典光祿卿一人凡祭祀省牲鑊濯溉）百工之役先一日咸至于祠而考閱焉御史會公卿有司執簡而臨之（孫曰左氏云南史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簡謂簡策）故其粢盛牲牢酒醴蔬果之饌必實於庖廚鐘鼓笙竽琴瑟戛擊之樂（童曰書戛擊鳴球）簨簴綴

兆之出 疏曰鼗曰鞉曰簴所以懸鼓者禮記綴兆舒疾樂之文也綴謂舞者行列相連綴〻兆謂位兆之營兆也○夔簴音巨必具於庭內樸虡罍洗音薦俎豆醆斝之器○舊註醆斝玉爵名醆音盞斝音賈必絜于壇堂之上奉奠之士贊禮之童樂工舞師洎執役而爵者爵一作役咸引數其實引數一本作列若設筵赴于堂下籩一云筵音纂切箕也升昔木切以修官刑張[illegible]書轅作官刑而尊吏莫敢不備物羅長牘于几上以嚴天憲而衆官莫敢不盡誠而祭之日先升立于西階之上以待卒事其禮之周旋樂之節奏必周知之退而視其燔燎瘞埋舊註瘞亦埋也於例切終之以徹迺居

常則飭四方祀貢之物孫曰飭整也周禮以九貢致邦國之用一曰祀貢註祀貢犧牲包茅之屬以時登于王府脤器之修具祠守之繕理牛羊毛滌之節孫曰周禮凡陽祀用騂牲毛之陰祀用黝牲毛之望祀各以方之色牲毛之毛之之取純毛也禮記帝牛必在滌三月稷牛唯具滌牢中所搜除處也三宮御廩之實補註桓十四年穀梁傳甸粟而納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甸甸師掌田之官三宮三夫人畢備而聽命焉舊以監察御史之長君是職貞元十九年十二月御史多缺集註舊史貞元十九年十一月監察御史崔遘入臺近丞緣故事違式流崖州十二月監察御史韓愈李方叔皆得罪予班在三人之下進而領焉明年中山劉禹錫韓曰禹錫亦拜監察御史始復舊制由禮與敬

以臨其人而官事益理制令有不宜於時者必復于上並而正之於是始為記求傳書得為是職者若干人書焉

四門助教廳壁記

周人置虞庠于四郊以養國老教胄子繇統曰天子設四學蓋其制也孫曰禮記祭義天子設四學註四學謂四郊之虞庠王制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書命夔典樂教胄子胄子國子〻也今云繇統詳易傳太初篇曰天子〻旦入東學晝入南學夕入西學暮入北學蔡邕引之以定明堂之位焉韓曰東漢志蔡邕明堂論云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崇禮其祖配〻帝者也謹承天隨時之令昭〻

先宗祀之禮明前功百辟之勞起尊老敬長之義顯教幼誨稚之學朝諸侯選造士於其中以爲大教之宮而四學焉云云凡此皆明堂太室辟雍太學事通合之義也

大戴禮

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以貴仁入南學以貴信入西學以貴德入北學以尊爵孫曰大戴禮保傅篇曰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帝入西學尚賢而貴德帝入北學尚貴而尊爵

賈生

述之以明太子之孝焉韓曰賈誼舉大戴禮保傅篇帝入學之教於時新書曰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於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云云乃王學者既成于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

故曰爲大教之宮而四學具焉參明堂之政厚大教之極其建置之道弘也

後魏

太和中立學于四門置助教二十人韓曰北史劉芳傳太

和二七年發敕立四門博士於四門置學古之四學并在四郊至是以其遼遠故始置于四門

隋氏始隷于國子而降置五人皇朝始合於太學又省至三人員位彌簡其官老難非儒之通者不列也四門學之制掌國之上士中士下士凡三等侯伯子男凡四等其子孫之爲胄子者

韓曰舊史志四門博士三人助教三人四門博士掌教文武七品以上及侯伯子男之子爲生者

及庶士庶人之子爲俊士者

韓曰舊史又云若庶人之子爲

使執其

俊士生者教法如太學通四經業成上於尚書吏部試登第者加階放選也

業而居其次就師儒之官而考正焉助教之職佐博士以掌鼓篋撲楚之政令

韓曰學記入學鼓篋孫其業也

榎楚二物收其威也註鼓篋擊鼓警衆乃發篋出所治經業榎檟也楚荊也二者所以扑撻犯禮者分其人而教育之其有通經力學者必於歲之杪舊註杪木末也音眇升於禮部聽簡試爲課生徒之進退必酌于中道非博雅莊敬之流固不得臨於是故有去而升于朝者賀秘書由是爲博士韓日舊史賀知章舉進士初授國子四門博士遷太常博士改太子賓客授秘書監歸散騎由是爲左拾遺韓日歸崇敬天寶中舉博通墳典科對策第一遷四門博士有詔舉才可宰百里者復策高等授左拾遺德宗時遷翰林學士左散騎常侍舊制以拾遺爲八品清官故必以名實者居於其位貞元中王化既成經籍少聞有司命太學之官

頗以為易事名譽好文章者咸恥為學官至是河東柳立始以前進士（居曰貞元十年立中進士）求署茲職天水武儒衡閩中歐陽詹又繼之是歲為四門助教凡三人皆文士京師以為異余與立同祖（韓曰方輿公諱僧習後魏時為揚州大中正尚書右丞方輿公蓋公之八世祖一云同祖於方輿公）與武公同升於禮部（孫曰貞元九年公與武儒衡同舉進士）與歐陽生同志於文四門助教署未嘗紀前人名氏余故為之記而由夫三子者始

武功縣丞廳壁記

（韓曰公時為藍田尉作）

殷頌曰邦畿千里周制千里之內曰甸服張曰王制千里之內曰甸千里之外曰采曰流穀梁謂之寰內諸侯為王內臣孫曰隱元年穀梁傳祭伯來寰內諸侯非有天子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不與朝也其制甚重今京兆尹理京師部二十有三縣韓曰唐之京師古雍州之地秦之咸陽而漢之長安也唐屬關內道不京兆尹理京師在隋領大興長安安豐南鄭華陰藍田鄠盩厔始平武功上宜醴泉涇陽雲陽三原宜居同官華原富平萬年高陵一丁二縣唐初改為雍州而縣之廢置亦不一幅員之廣其猶古也章曰詩商頌幅隕既長生幅廣也員均也縣吏之長曰令曰丞丞之位正八品下孫曰唐制畿縣丞二人正八品下盖丞述六職以輔其令也孫曰丞謂佐也秦漢有丞相孫曰漢表丞相秦官

有左右高祖置一丞捐後更名相國令尚書有左右丞務曰唐制尚書省令一員左右丞各一員御史中丞至于九卿之列亦皆有丞下以達天下之縣政有大小其旨同也武功為甸内大縣按其圖古后稷封有斄之地韓曰斄后稷所封之地周紀所謂封弃于邰是也斄與邰同音貽秦作四十一縣斄美陽武功各異至是合焉韓曰漢志右扶風有斄美陽武功三縣至是合而爲一故武功爲向内縣最大蓋嘗爲稷州已而復縣韓曰武德三年以武功好畤盩厔扶風四縣置稷州蓋因后稷所封爲名貞觀元年州廢縣皆屬京兆天授中復置稷州大定元年又廢如初其土疆沃美高厚有丘陵墳衍之大孫曰周禮大司徒辨其山陵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名物註土高曰丘大阜曰陵水

厓曰墳下平曰衍墳扶云切衍音演○其植物豐暢茂遂有秬秠藿菽之宜孫曰詩生民蓺之荏菽荏菽旆旆又曰誕降嘉種維秬維秠註荏菽戎豆秬黑黍秠一稃二米○秬音巨秠音丕藿胡各切菽升六切其人善樹藝張曰孟子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其俗有禮讓宜乎其大雅之遺烈焉董曰上所云秬秠藿菽見詩生民生民大雅之文也貞元十五年改邑于南里既成新城凡官署舊記壁壞文逸而未克繼之者後三年而潁川陳南仲居是官邑人宜之號為簡靖因其族子存持地圖以來謁余為記夫以武功壇理之大人徒之多而陳生以簡靖輔其理斯固難矣漢高帝嘗詔天下凡

以戰得爵七大夫公乘以上令丞與抗禮故為吏益難孫曰漢高五年詔曰七大夫公乘以上皆高爵也異日秦民爵五大夫以上令丞與抗禮七大夫公大夫也爵第七故謂之七大夫公乘爵第八韓曰抗禮言高下相當無所卑屈今天子崇武念功與漢初相類分禁旅以守縣道武功為多陳生為丞於是而又職盜賊其為理無敗事吾庸可以度哉為之記云

盩厔縣新食堂記

韓曰水曲曰盩山曲曰厔縣屬京兆府○盩音舟厔音窒

貞元十八年五月某日新作食堂于縣內之右始會食也自兵興以來西郊捍戎韓曰唐自天寶亂後兵交

孝蕩肅宗時京畿之兩以行策軍鎮之管有也營軍司之人散處畿內皆恃勢凌暴民間苦之
此公謂西郊得我者也縣為軍壘二十有六年韓肅宗乾元元年
二德宗建中四年為二十六年是歲李希烈反十月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反犯京師德宗如奉
天四郊之屯至是去矣羣吏咸寓于外兵去邑荒棟宇傾
圯童曰圯毀也部鄙切又十有九年不治以居由是縣之
聯事孫曰周禮祭祀之聯事賓客之聯事聯事謂通職也離散而不屬童曰
屬連也之欲切凡其官僚罕或覯見及是主簿某病之
於是且掌功役之任廪庫訴成學校既修取其
餘財以構斯堂其上棟孫曰易上棟下宇以避風雨自南而
北者二十有二尺周阿峻嚴童曰周謂四周列楹齊同

其飾之文質階之高下視邑之大小與羣吏之秩不陋不盈高山在前流水在下可以俯仰可以宴樂既成得羨財（羨延面切）可以為食本月權其贏羨賸以充乃合羣吏于茲新堂升降坐起以班先後始止位秩之叙禮義笑語講議往復始會政事之要遂席肅羶籩豆靜嘉（一作樽俎靜嘉）燔炰烹飪（炰與烹同飪與餁同音稔）益以酒醴始獲僚友之樂卒事而退舉欣欣焉曰惟禮食之來古也（孫曰晉語悼公使魏絳友役與之禮食）今京師百官咸有斯制自服亦王之內邑且官有聯屬則宜統會以齊之也嚮之

辭而人之合其得失也遠甚我是以嚴焉而莊衎焉而和蠢疑以亡嘉言以彰旨乎其在堂也不惟其馨香醉飽之謂其之力也夫宜伐石以志使是道也不替于後乃列其事來告使余書之

諸使兼御史中丞壁記

古者交政於四方謂之使今之制受命臨戎職無所統屬者亦謂之使凡使之號盖專焉而行其道者也開元以來其制愈重故取御史之名而加焉至于今若干年其兼中丞者若干人韓曰

唐初諸使未嘗加御史之名自明皇開元以來
使之制愈重故有兼御史中者德宗時置東都畿
觀察而以留臺御史中丞爲之建中間又以御
史中丞一員爲理匭使故兼御史中丞爲使者
不一嘗自開元初考之至正元二十年間其有
兼中丞爲節度使者曰楊國忠曰今狐彰曰宗
正卿珽曰盧羣有爲節度觀察處置使者曰蕭
華有爲團練觀察使者曰李栖筠曰李道昌有
爲節度觀察使者曰張獻恭有爲觀察使者曰
杜亞曰衛晏曰楊頊有爲都團練使者曰吳希
光曰張愔有爲經略使者曰戴叔倫曰張正元
有爲冊南詔使者曰袁滋有爲節度留後者曰
田悅明皇幸蜀有爲置頓閣道使者曰韋諤曰
宋若思是皆兼中丞者也外又有自爲中丞出
爲使君或疏決囚徒或賑恤水旱或黜陟官吏
又有以御史大夫而使者或爲節度或爲轉運
度支鹽鐵或其使絕域統兵戎按州部專貨食
爲陟黜諸使而柔遠人固E略讒曰左氏侵敗王略略封境也齊風俗和關

石大者戡復于内戡音堪拓定于外拓音託皆得以壯其威張其聲其用遠矣假是名以蒞厥職而尊嚴若是況乎總憲度於朝端樹風聲於天下其所以翼于君正于人者尤可以知也武公以厚德在位韓曰貞元二十年武元衡遷御史中丞時以詳整稱重甚宜其官視其署有記諸使中丞者而多闕漏於是求其故於詔制而又質於史氏增益備具遂命其屬書之韓曰公時為監察御史故云其屬且曰由其廳而觀其實後之居於斯者有以敬于事

館驛使壁記

韓曰新史百官志駕部掌傳驛驛有長樂天下四方之所達爲驛千六百二十九今記所載驛凡四十七蓋邦畿之內者也

凡萬國之會四夷之來天下之道途畢出於邦畿之內奉貢輸賦修職於王都者入于近關一作入覲于關則皆董足錯轂錯文錯重平聲以聽有司之命徵令賜予童曰徵名也布征於下國者出于甸服童曰王制夫千里日甸服而後按行成列行戶剛切以就諸侯之館故館驛之制於千里之內尤重自萬年至于渭南韓曰萬年渭南皆屬京兆府其驛六其蔽曰華州其關曰潼關自華而北界于櫟陽韓曰潼關在華陰櫟陽屬華州其驛六

其藪曰冋州其關曰蒲津自灞而南至于藍田韓曰灞水出藍田谷西北入於渭藍田京兆府縣其驛六其藪曰商州其關曰武關自長安至于盩厔韓曰長安屬京兆府盩厔切屬京兆後屬鳳翔府其驛十六一其藪曰洋州其關曰華陽自武功西至于好畤韓曰武功好畤皆京兆府縣○畤音止其驛三其藪曰鳳翔府其關曰隴關自渭而北至于華原韓曰渭冰州六兆華原京兆府縣其驛九其藪曰坊州自咸陽而西至于奉天韓曰咸陽奉天皆京兆府縣其驛六其藪曰邠州由四海之內摠而合之以至于關由關之內束而會之以至于王都華人夷人往

復而授館者孫曰周語司里不授館旁午而至傳吏奉符而閱其數孫曰傳令之驛也傳吏謂驛吏占者出入關皆合符而去縣吏執牘而書其物告至告去之役不絕於道寓望迎勞之禮無曠於口孫曰周禮重有寓望註境界之上有寄寓之舍候望之人而春秋朝陵之邑皆有傳館傳音轉其飲飫饘饋音註飫食多按諸韻于當依餫於據切咸出於豐給繕完築復必歸於整頓列其田租布其貨利權其入而用其積子智切於是有出納奇羸之數潘云奇羸謂殘餘物也勾會考校之政大曆十四年始命御史為之使唐大曆十四年兩京以御史一人知驛號館驛使俾考其成以質于尚書

季月之晦必合其簿書以視其等列而校其信否必稱其制有不當者反之於官尸其事者有勞焉則復于天子而優升之勞大者增其官其次者降其調之數調銓平別又其次猶異其考績官有不職則以告而罪之故月受俸二萬于太府史五人承符者二人皆有食焉先是假廢官之印而用之貞元十九年南陽韓泰告于上韓曰泰字安平貞元二十年與公同爲監察御史始鑄使印而正其名然其嗣當斯職未嘗有記之者追而求之蓋數歲而往則失之矣今余為之記遂以韓氏為首且曰

修其職故首之也

嶺南節度使饗軍堂記

唐制嶺南為五府（韓曰五府謂廣州安南桂管邕管容管也廣州即嶺南管）府部州以十數（孫曰部猶管也）其大小之戎（孫曰大戎小戎皆兵車也詩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又曰小戎俴收元戎所乘之車謂之大戎從後行者謂之小戎）號令之用（令一作名）則聽于節度使焉其外大海多蠻夷由流求訶陵（孫曰流求東夷訶陵南蠻也）西抵大夏康居（孫曰大夏康居西域二國名見西漢）環水而國以百數則統于押蕃舶使焉（韓曰嶺南節度兼押蕃舶使舶音白大舟也）內之幅員萬里（童曰商須幅員既長）以就秩拱正稽（一本作執秩拱稽按左傳宣十

一二七年作埶秩以正其官註執秩主爵秩之官又吳語擁鐸拱稽註棨戟也稽計兵名籍
時聽教命外之羈屬數萬里補註謂所管羈縻州一本外下有章
字以譯言贄寶戚帥貢職令二使之重合下一有外字
以治于廣州故賓軍之事孫曰周官五禮吉凶軍賓嘉宜無
與校大且賓有牲牢饔餼劉曰詩雖有牲牢饔餼不肯用也註牛羊
豕為牲繫養者曰牢熟曰饔腥曰餼堇曰饔熟食也餼饋餉也○饔音邕餼音戲嘉樂
好禮孫曰左氏嘉樂不野合以同遠合踈軍有犒饋宴饗
勞旅勤歸孫曰詩出車以勞旅杕杜以勤歸以羣力一心於是
洽也閈閎階序孫曰閈閭也爾雅衖門謂之閎東西牆謂之序○閈音旰衖古
巷切不可與他邦類必厚棟大梁夷庭高門然後

可以上充於揖讓下周於步武今御史大夫扶風公廉廣州韓曰元和八年十二月以御史大夫扶風郡公馬總爲嶺南節度使且專二使增德以來遠人申威以備戎政大饗宴合樂從其豐盈先是為堂於治城西北陬子侯切其位公北向賓衆南向奏部伎于其西視泉池于其東隅奧庫仄孫曰爾雅西南隅謂之奧庭廡下陋日未及晡一作具孫曰日加申時曰晡丁逋則赫炎當目汗眩更起而禮莫克終故凡大宴饗大賓旅則寓于外壘儀形不稱公於是始斥其制為堂南面橫八楹從十楹嚮之宴位化為東序西又如之其外

更衣之次膳食之宇列觀以游目偶亭以展聲
彌望極顧莫究其往泉池之舊增濬益植以駿
以息如在林鑿問工焉取則師與是供綠曰具衆也
問役焉取則藝隸是徵問材焉取則隙宇是遷
或益其闕伐山浮海農賈拱手張目視具乃十
月甲子克成公命饗于新堂幢牙背纛童曰幢幢幢于
牙旗纛羽幢○幢傳江切韋而容切纛音道金節析羽唐曰周禮山國用虎節澤
國用龍節皆以金鸞之旆旗旟旞捎一作旂蔣曰周禮軍吏載旗百官載旟文□
熊虎鸞旗鳥隼鸞旗全羽鸞延折羽鸞旌㊉旞音遂咸飾于下鼓以鼖晉
金以鐸鐃孫曰周禮夏官諾溪執鼖鼓軍將執晉鼓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鼓人□

以鼖鼓鼓軍事以晉鼓鼓金奏以金鐃止鼓以金鐲通鼓註大鼓謂之鼖鼓長八尺晉鼓長六尺六寸鐃如鈴無舌有秉公與監軍使肅上賓延羣僚將校士卒成次于位卉裳罽衣孫曰卉罽皆蠻夷所服書島夷卉服卉草也罽毛類織毛爲之韓曰罽西胡毳布若今氈及罽氈之類○罽音計胡夷蜑蠻童曰南方夷曰蜑音誕睢盱就列者韓曰睢盱張目貌○睢少佳切千人以上鉶鼎體節孫曰鉶盛羹之器體謂全體節謂支節○鉶音刑蟠魚胾炙韓曰胾大臠也炙炙肉○胾側吏切炙之夜切羽鱗貍互之物貍莫皆切周禮鼈人註互物謂有甲滿龜鼈之屬自貍伏於泥中者沈泛醍盎之齊其注周禮酒正辨五齊之名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醍齊五曰沈齊其云泛者浮泛然盎猶翁也成而翁翁然醍者色赤齊又云沉者成而滓沈○醍他禮切盎於浪切齊

才詣切矜餁于垂上興王之舞韓曰謂七德舞九功舞之類服
夷之伎孫曰唐有西涼伎天竺伎龜茲伎安國伎疎勒伎康國伎之類揳擊吹
鼓之音揳先結切亦作戛吹去聲飛騰幻怪之容孫曰幻容如魚龍曼
延之戲寰觀于遠邇禮成樂遍以叙而賀且曰是
邦臨護之大五人合之韓曰嶺南節度兼五府討擊使非是堂
之制不可以備物非公之德不可以容衆曠于
往初肇自今茲大和有人以觀遠方古之戎政
其曷用加此華元名大夫也殺羊而御者不及
韓曰宣二年左氏宋華元禦楚師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疇昔之羊子爲政
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霍去病良將軍也餘肉而士

有飢色韓曰漢霍去病為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上為遣太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梁肉而士有飢色猶克稱能以垂到今刻茲其義其道不廢頋詩于金石以永示後祀遂相與來告且乞辭其讓不獲乃刻于茲石一本下有云字

邠寧進奏院記作之年月具見本篇

凡諸侯述職之禮劉曰孟子諸侯朝于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必有棟宇建于京師朝覲為修容之地孫曰周禮春見曰朝秋見曰覲修容謂修其儀容也會計為交政之所孫曰孟子曰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其在周典則皆邑以具湯沐韓曰王制

方伯為朝天子晉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郊
之祿視元士註結齋戒自潔清之用浴用湯沐用
潘其在漢制則皆邸以奉朝請韓曰漢法諸侯春見曰朝秋見
曰請文帝紀云至邸而議之顏師古註云郡國朝宿之舍在京師者率名邸邸至也丁禮切與
邸同唐興因之則皆院以備進奏孫曰大曆十二年五月諸道邸
務在上都者改為進奏院使曰留後改以之成禮於是具由舊章
也童曰詩率由舊章章典章也皇帝宅位十一載孫曰書曰宅帝位三
十有三載德宗大曆十四年即位至貞元五年宅位十一載矣恒邊陲之未乂
惡寇虜之猶阻博求羣臣以朗寧王張公為能
孫曰貞元四年吐蕃三萬騎寇涇邠寧州七月授河中節度使渾瑊邠寧慶副元帥以左金吾
將軍張獻甫檢校刑部尚書兼邠州刺史邠寧節度觀察使代韓游瓌史不載獻甫封朗寧王

俾其建節剖符守股肱之郡補註漢文帝謂季布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統爪牙之職童曰詩祈父予王之爪牙董制三軍撫柔萬人乃新斯院弘我舊制高其閈閎壯其門閭以奉王制以修古典至敬也以尊朝覲以率貢職至忠也執忠與敬臣道畢矣公嘗鳴珮執玉展禮天朝又嘗伐叛獲醜獻功魏闕集註門年九月吐蕃經寧川獻甫率衆禦之斬首百餘級其餘歸時事修常職賓屬受辭而來使旅賓奉章而上謁賁音奎稍疑於大寧賓政於有司下及奔走之臣傳遽之役川流環運以達教令大凡展采於中都率由是爲故

蒞斯院者必獲歷閶闔登大清詳萬乘之威而適內外之事王宮九關而不門（楚曰楚辭云魂兮來歸君無上天些虎豹九關啄害下人些字　天門九重使虎豹執其關閉）轅門千舍而如近斯乃軍府之要樞會（記）閫寧之能政也（朗一本作郊）惟公端明而厚溫裕而肅宏略特出大志高邁施德下呂一而黎人咸懷設險西隱（設險一作捍敵）而戎虜伏息（孫可獻市王鐵斷二峻塹嶫巖要地築隆堡請復鹽州與洪門洛原鎮也兵設可獻甫億兵為定鉏先逐吐蕃等鹽夏二城虜衆畏下旅入寇）茂功溢于太常（蒼一作戎）盛烈動於人德則斯院之設乃他政之本者也賛公於他政之求故詞不周德稱公於

天子之都故禮不稱位斯古道也貞元十二年十月六日河東柳宗元爲記

興州江運記

御史大夫嚴公牧于梁韓曰貞元十五年以興州刺史嚴礪兼御史大夫爲山南西道節度使礪李社州鹽亭縣人孫曰書華陽黑水惟梁州梁即山南西道年韓曰自貞元十六年至二十一年爲五年嗣天子韓曰貞元二十一年順宗即位改元永貞用周漢進律增秩之典孫曰漢書循吏傳二千石有治理效韓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以親諸侯公有功德理行就加禮部尚書韓曰新舊傳皆云載加禮部尚書是年四月使中謁者孫曰漢書百官表謁者掌賓贊受事灌嬰爲中謁者後常以閹人爲之來錫公

命錫命春秋文公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謂禮部尚書之命賓僚吏屬將校卒士黎老童孺填溢公門舞躍歡呼願建碑記德垂億萬和公固不許而相與怨咨遑遑如不飲食於是西鄙之人西一作四密以刊山導江之事密一作私願刻巖石曰維梁之西其蔽曰某山其守曰興州興州之西為戎居歲備亭障實以精卒以道之險隘兵困于食守用不固公患之一無患之二字曰吾嘗為興州凡其土人之故一無土字吾能知之自長舉北至於青泥山又西扺于成州扺即抵字過栗亭川逾寶井堡崖谷峻隘十里百折負

重而上者蹈利刃盛秋水潦窮冬雨雪 一作木 潦干欽
雨雪下冬 深泥積水相輔為害顛踣騰藉 舊註踣盧 色音匐又
匹侯切藉慈 夜切下同 血流棧道糗糧勿蘗填谷委山馬
牛羣畜相藉物故餫夫畢力 舊註謂文云野 餫日餫音運 守
乘延頸噭噭之聲其可哀也若是者綿三百里
而餘自長皐而西 一本而 一作之 可以導江而下二百
里而至晉之人莫得知也吾受命于君而育斯
人其可已乎乃出軍府之幣以備器用即山巇
功 戲即 又切 由是轉巨石仆大木焚以炎火沃以食
醯 馨兮 左切 摧其堅剛化為灰燼畚鍤之下 畚音本 鍤側洽

切易甚朽壞（韓曰新史地理志興州長舉縣元和中節度使嚴礪自縣而西疏嘉陵江二百里焚巨石沃醯以碎之通漕以饋成州戍兵）乃闢乃墾乃宣乃
理隨山之曲直以休人力順地之高下以殺湍
悍（殺所界切衰小之也湍悍一作水怒）厥功既成咸如其素於是
決去壅土疏導江濤萬夫呼抃莫不如志雷騰
雲奔百里一瞬既會既遠淡為安流烝徒謳歌
枕臥而至戍人無虞專力待寇惟我公之功疇
可侔也而無以酬德致其大願又不可得命刻
公之始來屬當惡歲府庾甚虛器備甚殫饑饉
昏札（孫曰昭十九年左氏札瘥夭昏註夭死曰札未名曰昏）死徒亢踣頓

公節用愛人克安而生老窮有養幼乳以遂不閔不使咸得其志公命鼓鑄庫有利兵公命屯田師有餘糧選徒練旅有衆孔武平刑議獄有衆不黷（音瀆）增石為防膏我稻粱歲無凶災家有積倉傳館是飾（傳直戀切）旅忘其歸杜梁以成（杜梁橋也）（杜一作壯）人不顧危若是者皆以戎隙帥士而為之不出四人之力（人一作方）而百役已就且我西鄙之職官故不能具舉惟公和恒直方廉毅信讓敦尚儒學揖損貴位率忠與仁以厚其誠有可以安利于人者行之堅勇不倦終日其躬公濟

物宜如此其大也昔之為國者惟水事為重故有障大澤勤其官而受封國者矣一作焉孫曰昭元年左氏臺駘宣汾洮障大澤顓帝嘉之封諸汾川張曰禮記冥勤其官而水死西門遺利史起興歎萍曰史記西門豹為鄴令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名聞天下澤流後世孫曰漢書溝洫志魏文侯時西門豹為鄴令有令名至文侯曾孫襄王時與羣臣飲酒王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門豹之為人臣也史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惡田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不知用是不智也於是以起為鄴令白圭壑鄰孟子不與韓曰孟子曰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吾子過矣公能夷險休勞以惠萬代其功烈尤章章焉不可蓋也是用假辭謁工勒

而存之用永寘于後祀

全義縣復北門記

孫曰全義本名臨源大曆四年更名屬桂州

賢者之興而愚者之廢廢而復之為是習而循之為非（一作賢之興而愚之廢復之為是循之為非）恒人且猶知之不足乎列也然而復其事必由乎賢者推是類以從於政其事可少哉賢莫大於成功愚莫大於恡且誣（恡即吝字）桂之中嶺而邑者曰全義衛公城之南越以平盧遵為全義（韓曰盧遵涿人公之內弟也）視其城塞北門鑿他雉以出間之其門人曰餘百

年矣或曰巫言是不利於令故寘之或曰以實旅之多有懼竭其餼饋者（餼許既切 饋音匱）欲迴其途故塞之（迴去聲）遵曰是非愆且誣歟賢者之作思利乎人反是罪也余其復之詢于耆吏耆吏叶厥謀（一本无下羣字）上下大府大府以俞邑人便爲謹舞里閭居者思正其家行者樂出其塗由是道以廢耶（一本無是以二字）用賢棄愚推以革物宜民之蘇若是而不列殆非孔子徒也爲之記云

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六

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七

記（一本作記亭池）

潭州東池戴氏堂記

（一本州下有揚中丞作因字韓曰永貞元年公謫永州司馬過潭而作之）

弘農公刺潭三年（孫曰楊憑字嗣仁號弘農人貞元十八年九月自太常少卿為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因東泉為池環之九里（或作三里）丘陵林麓距其涯（集註說文云丘土之高者又云林屬於山為麓爾雅大陸曰阜大阜曰陵）坻島洲渚交其中（集註坻小渚說文海中有山可依止曰島爾雅水中可居曰洲釋名云小洲曰渚△坻音遲與坻同）其岸之突而出者水

縈之若玦焉（孫曰玦如環而缺古穴切）漁之勝於是為最公曰是非離世樂道者不宜有此卒授賓客之選者譙國戴氏曰簡（孫曰晉史戴逵譙國人簡其裔也）為堂而居之（而下有令字）一堂成而勝益奇望之若連艫縻艦（孫曰艫船後持櫂處艦今戰船也音檻）與波上下就之顛倒萬物遼廓眇忽樹之松栢杉櫧（韓曰杉櫧皆木名櫧似柊葉冬不凋柊△櫧音諸）被之菱芡芙蕖（童曰菱芰也）鬱然而陰粲然而榮凡觀望浮游之美專於戴氏矣戴氏嘗以文行累為連率所賓禮（孫曰謂為方鎮所辟也△率所類切）貢之澤宮（韓曰禮記射義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註澤宮）而志不遂

仕與人交取其退讓受諸侯之寵不以自大其離世歟好孔氏書旁及莊文（孫曰謂莊子文子也漢書藝文志文子九篇注云老子弟子）莫不摠統以至虛為極得受益之道（張曰易謙受益）其樂道歟賢者之舉也必以類當弘農公之選而專茲地之勝豈易而得哉地雖勝得人焉而居之則山若增而高水若闢而廣堂不待飾而已奐矣（舊註奐音換大也說文奐明奐劉曰禮記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戴氏以泉池為宅居以雲物為朋徒攄幽發粹（攄抽居切）日與之娛則行宜益高文宜益峻道宜益懋交相賛者也既碩其內又揚于時吾懼其

代當作世

離世之志不果矣君子謂弘農公剸潭得其政為東池得其勝㲄之得其人豈非動而時中者歟（童曰禮記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於戴氏堂也見公之德不可以不記

桂州訾家洲亭記

（一本州下有裴中丞作四字韓曰公刺柳時爲桂州裴中丞行立作訾姓也音紫又即移切）

大凡以觀游名於代者不過視於一方其或傍達左右則以為特異至若不騖遠（韓曰騖音務馳）不陵危環山洄江（孫曰洄逆流也）四出如一夸奇競秀咸

不相讓徧行天下者唯是得之桂州多靈山發
地峭豎林立四野署之左曰灕水韓曰署州署也灕水出零
陵△灕音离水之中曰訾氏之洲凡嶠南之山川孫曰
越人謂山鋭而高曰嶠渠妙切達于海上於是畢出而古今莫
能知元和十二年御史中丞裴公來莅茲邦王曰
裴行立元和十二年從桂州刺史桂管觀察使都督二十七州諸軍州
事盜遁姦革德惠敷施朞年政成而當天子平
淮夷定河朔告于諸侯公既施慶于下韓曰元和十二
年冬十月克淮蔡十三年春正月赦天下乃合僚吏登茲以嬉觀望
攸長攸一作悠悼前之遺於是厚貨居氓移于閒壤

閒閑音伐惡木刜奧草（童曰刜斫也芬勿切）前指後畫心舒
目行愈蕩若飄浮上騰以臨雲氣（孫曰莊子乘雲氣御飛龍）
萬山面內重江東隘（烏懈切亦作阨）聯嵐含輝旋視其
宜常所未覩倏然互見（舊註倏走也音叔亦或作下同）以為飛
舞奔走與遊者偕來乃經工化林考極相方（蔡曰
周禮夜考諸極星○相息亮切）南為燕亭迴宇垂阿步簷更衣
（唐曰司馬相如賦步櫩周流步櫩者言其下可以行步即今之步廊櫩與簷同）周若一
舍北有崇軒以臨千里左浮飛閣右列閒館比
舟為梁（童曰比聯也）與波昇降苞灘山含龍宮（含一本作
函）昔之所大蓄在亭內（亭一作庭）日出扶桑（孫曰淮南子曰

出于暘谷拂于扶桑扶桑東夷地名雲飛蒼梧韓曰蒼梧山名在今梧州海霞島霧來助游物其隙則杭月檻於迴谿出風榭於篁中畫極其美又益以夜列星下布顥氣迴合孫曰班固西都賦顥氣之清英顥日也音浩邈然萬變若與安期羨門韓曰安期羨門古仙人也列仙傳曰安期生琅琊阜鄉人史記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接於物外則凡名觀游於天下者有不屈伏退讓以推高是亭者乎既成以燕歡極而賀咸曰昔之遺勝槩者必於深山窮谷人罕能至而好事者後得以為已功未有直治城挾闤闠闤音環闠音潰市垣曰闤市門曰闠車輿步騎朝過夕視訖千百

年莫或異顧一旦得之遂出於他郡雖博物辯口莫能舉其上者然則人之心目其果有遼絕特殊而不可至者耶蓋非桂山之靈不足以褎觀（音灌）非是洲之曠不足以極視非公之鑒不能以獨得噫造物者之設是久矣而盡之於今余其可以無藉乎（藉或作籍記也）

邕州馬退山茅亭記

（一本州下有柳中丞作四字）

冬十月作新亭于馬退山之陽因高丘之阻以面勢（孫曰面勢謂方面形勢事本周禮）無欂櫨節梲之華（韓曰欂枅

也檻柱上渊也語山節藻梲註節背栭刻鏃鏤爲山梲者梁上楹畫爲藻文○欂音薄櫨音盧
梲音拙不斵椽不剪茨斵音卓茨音慈不列墻以白雲爲
藩籬碧山爲屏風昭其儉也趙曰桓二年左氏臧哀伯之辭是
山巒然起於莽蒼之中補註莊子逍遙遊篇適莽蒼者三飡而返莽蒼
平野之色並上聲崒謂突出也慈卹切馳奔雲矗童曰矗直也初六切亘數
十百里尾蟠荒陬蟠音盤首注大溪諸山來朝勢
若星拱張曰論語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蒼翠詭狀綺綰繡
錯蓋天鍾秀於是不限於遐裔也然以壤接荒
服孫曰國語戎翟荒服在九州之外荒忽無常故曰荒服言此以見邕州遐遠俗參
夷徼境也音叫周王之馬跡不至韓曰謂周穆王駕八駿之乘肆意遠

遊宿于崐崘之阿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而不至此也劉曰昭十二年左氏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謝公之屐齒不及唐曰謂謝安放情丘壑而不及此也謝安傳聞謝元已破苻堅不覺屐齒之折孫曰南史謝靈運登躡常著木屐上山則去前齒下山則去其後齒巖徑蕭條登探者以為嘆歲在辛卯韓曰元和六年我仲兄以方牧之命試于是邦韓曰公從兄名寬字宥諱公嘗有祭文云從事諸侯假于郡藩即謂此也夫其德及故信孚信孚故人和人和故政多暇由是嘗徘徊此山以寄勝槩廼塈廼塗孫曰書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塈茨說文塈仰塗也音伯作我攸宇於是不崇朝而木工告成每風止雨收煙霞澄鮮輒角巾鹿裘率昆弟友

生冠者五六人步山椒而登焉椒山頂也倚椒於是
手揮絲桐目送還雲西山爽氣在我襟袖以極
萬類攬不盈掌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蘭亭也
不遭右軍則清湍脩竹蕪沒於空山矣韓曰王羲之嘗
與同志宴集於會稽山陰之蘭亭羲之自爲序
有云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
湍映帶左右引以爲流觴曲水是亭也僻介閩嶺佳境罕到不
書所作俾盛跡鬱堙是貽林澗之媿故志之

永州新堂記

一本州下有韋使君三字韓曰公貶
永州十年其州刺史見公集者六元
和元年刺史韋公見賀畋元書二三
年刺史馮公見修淨土院記五年以

前刺史崔君敏見南池讌集序又墓誌後又有崔簡者未上以罪去序見簡墓誌等文十年刺史崔能見韓源二妃南詩碑萬石亭記此記所謂韋公壹在七八年間者也見上嶺南鄭相公癸及黃溪祈雨詩

將為穹谷嵁巖淵池於郊邑之中嵁五男五咸二切則必輦山石溝澗壑凌絕險阻疲極人力乃可以有為也然而求天作地生之狀咸無得焉逸其人因其地全其天昔之所難今於是乎在永州實惟九疑之麓孫曰九疑山名在零陵麓山足也其始度土者韓曰書推蘢度土切環山為城有石焉翳于奧草于一作乎有泉焉伏于土塗蛇虺之所蟠狸鼠之所游茂樹

惡木嘉葩毒卉亂雜而爭植號為穢墟韋公之
来既逾月理甚無事望其地且異之如命芟其
蕪行其塗積之丘如蠲之瀏如孫曰瀏水清貌音劉又音溜
既焚既釃山宜切奇勢迭出清濁辨質美惡異位
視其植則清秀敷舒視其蓄則溶漾紆餘怪石
森然周于四隅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竅穴逶邃
堆阜突怒乃作棟宇以為觀游凡其物類無不
合形輔勢效伎於堂廡之下外之連山高原林
麓之崖間厠隱顯邇延野綠遠混天碧咸會於
譙門之內集註漢書陳勝攻陳守丞與戰譙門中譙門謂門上為高樓以望也樓亦

名譙故謂美麗之樓爲麗譙內一作外已乃迎客入觀繼以宴娛或贊且賀曰見公之作知公之志公之因土而得勝豈不欲因俗以成化公之擇惡而取美豈不欲除殘而佑仁公之蠲濁而流清豈不欲廢貪而立廉公之居高以望遠豈不欲家撫而戶曉夫然則是堂也豈獨草木土石水泉之適歟山原林麓之觀歟將使繼公之理者視其細知其大也宗元請志諸石措諸壁編一作屋漏以為二千石楷法

永州萬石亭記

一本州下有崔中丞三字

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韓曰崔公名能公嘗作湘源二妃廟碑云州刺史御史中丞崔公即崔能也來涖永州間日間一作百登城北墉童曰墉垣也臨于荒野藂翳之隙藂註藂聚也與叢同俗作藂○翳一計切見怪石特出度其下必有殊勝步自西門以求其墟伐竹披奥欹仄以入綿谷跨谿皆大石林立渙若奔雲錯若置碁怒者虎鬬企者鳥厲抉其穴則鼻口相呀虛加切搜其根則蹄股交峙股一作胑環行卒愕一作愕日疑若搏噬於是刳闢朽壤翦焚榛蔵舊註蔵荒蕪也於廢切濊與穢同決澮溝導伏流散為

踈林泂為清池寥廓泓渟泓烏宏切渟音亭若造物者始判清濁効奇於茲地非人力也乃立游亭以宅厥由直亭之西石砦掎分孫曰掎肘掎臂下也可以眺望其上青壁斗絶沉于淵源莫究其極自下而望則合乎攢巒唐曰攢當作巑巑岏小山貌巒小山而銳也○巑在官切巒力完切與山無窮明日州邑耊老童曰年八十曰耊雜然而至曰吾儕生是州埶是野眉尨齒鯢孫曰尨黑白雜也詩黃髮鯢齒註鯢齒書徵○鯢音倪未嘗知此豈天墜地出設茲神物以彰我公之德歟既賀而請名公曰是石之散不可知也以其多而命之曰萬石亭耊老

又言曰懿夫公之名亭也豈專狀物而已哉公嘗六爲二千石旣盈其數（盈一作贏）然而有道之士咸恨推公之嘉績未洽于人敢頌休聲媿公于明神漢之三公秩號萬石（孫曰漢制三公號稱萬石其俸月各二百五十斛）我公之德宜受茲錫漢有禮臣惟萬石君（韓曰孝景時以石奮爲諸侯相奮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舉集其門且號奮爲萬石君）我公之化始于閨門道合于古祐之自天（童曰易自天祐之吉無不利）野夫獻辭公壽萬年宗元嘗以牋奏隸尚書敢專筆削以附零陵故事時元和十年正月五日

記

零陵三亭記

（韓曰零陵永州縣公在永州作）

邑之有觀游或者以為非政是大不然夫氣煩則慮亂視壅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恒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零陵縣東有山麓泉出石中沮洳汚塗（童曰詩彼汾沮洳沮洳陰濕地也沮將預切洳人恕切）羣畜食焉牆藩以蔽之為縣者積數十人莫知發視河東薛存義以吏能聞荊楚間潭部舉之（孫曰潭部謂湖南觀察使）假湘源令

(韓曰湘源縣屬永州)會零陵政厖賦擾民訟于牧推能濟弊来莅兹邑逋逃復還愁痛笑歌逋租匿役朞月辨理(辨音辯)宿蠹藏姦披露首服(首音狩)民既卒稅相與歡歸道塗迎賀里閭門不施胥吏之席耳不聞鼙鼓之召(孫曰周禮以鼙鼓鼓役事○鼙音卑)雞豚糗醑(糗丘救去九二切熬米麥也醑司呂切泲酒也)得及宗族州黨尚焉旁邑傚焉然而未嘗以劇自撓山水鳥魚之樂澹然自若也(澹音淡)乃𣪍牆藩驅羣畜決疏沮洳搜剔山麓萬石如林積坳為池(孫曰坳地窊下也於交切)爰有嘉木美卉垂水嶷峯瓏𤫟蕭條(瓏音籠𤫟即玲音零)清風

自生翠煙自留不植而遂魚樂廣閑鳥慕靜深別孕巢穴沉浮嬪蜚不蓄而富伐木隆江流于邑門陶土以埴亦在署側人無勞力工得以利乃作三亭陵降晦明高者冠山巔下者俯清池更衣膳饔（孫曰並房室名○饔於恭切）列置備具賓以燕好旅以館舍高明游息之道具於是邑由薛為首在昔裨諶謀野而獲（韓曰襄三十一年左氏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諶鄭大夫也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則使乘車以適野謀作盟會之辭○諶音忱）宓子彈琴而理（韓曰宓不齊字子賤為單父宰鳴琴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為單父戴星而入以身親之單父亦治○子賤曰我任力我任人生力者勞任人者逸○宓音伏）亂

慮滯志繁所容入則夫觀游者果爲政之具歟薛之志其果出於是歟及其弊也則以玩替政以荒去理使繼是者咸有薛之志則邑民之福其可既乎余愛其始而欲久其道乃撰其事以書于石薛拜手曰吾志也遂刻之

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七